

陳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一)

藍洋密



民國的十二年庚子，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事件，拳匪向北京各國使館攻擊，清政府由西太后執政，竟下詔對各國宣戰，國勢岌岌，不保朝夕。中山先生認為這是發動革命軍事的一個機會，地點經選定了惠州，並且叫鄒七良等一班人自資進行。同一時期，香港郵政局華人總辦何啓，一向和興中會發生密切關係，看見祖國情形危急，廣東如果不辦犧牲自己保衛自己，難免同歸於盡。因此，何啓想出了一個方案，然後找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商談，他的方案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合作救國：第一步，說服李鴻章，向清政府和

世界各國宣告「兩廣自主」，由中山先生領導興中會會員來輔佐他。至於進行辦法是：先由中國維新黨人聯名寫信給香港總督卜力（BLOOM）請他幫助中國根本改造，維持世界和平。再由香港總督卜力根據那封信裏提出的理由，轉向李鴻章磋商，提出廣東自主方案，並介紹興中會領袖中山先生跟他合作。如果李鴻章贊同這二方案，就中他打電給中山先生，叫他回國，共同組織新政府。

何啓這個方案，在對陳少白提出之前，已經徵得香港總督卜力的同意。後來對陳少白說過之後，即由陳少白打電給中山先生，徵求意見。

當時中山先生住在日本橫濱，計劃惠州革命軍事，接到陳少白電報之後，極為歡喜，馬上打電陳少白，表示贊成。

四〇九、十八

（未完）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三)

繫洋客



朝廷要務，決於滿臣。素此弄權，惟以貴選。是謂任私人。文武兩途，專以賄進，能負循吏，轉在下僚，是謂用俊傑。

失勢則媚，得勢則驕，面從心違。交鄰慣技，是謂詐術。較量強弱，恩可爲仇，朝得夕離，夕忘舊好，是謂背井交。外和內狠，隱忍計讎，釀禍伏機，厚思報復，是媚外人。上下交征，縱情恣耗，民膏民血，登剝總需，是謂虐庶民。鉅餽重罪，殺戮忠臣，杜絕新機，閉塞賢路，是謂仇志。嚴刑取供，職多便籠，是謂枉法。多殺示威，是謂尚殘刑。此積弊也。至於現在之兇頑，此後尚無涯涘，而

就現在之已見者，則如妖言惑衆，煽亂危邦，釀禍害民，褻以忠義，是謂誣民變。官亂既起，不即剿平，又借元兇，命爲前導，是謂挑湯置。教與理問，傳道何罪，咬噬民庶，屠戮遠人，是謂仇教士。通盟有約，保衛宜周，乃藉端根，蕩其物業，是謂害洋商。陸鄰遣使，切體攸聯，結敵環攻，如待強敵，是謂戕使命。書未締交，仲猶滯境，國使使署，囚禁外臣，是謂背公法。平匪全交，乃爲至理，竟因忠諫，按殺知事，是謂殺忠臣。營營貪功，覬覦大位，不加誅伐，反受兵權，是謂以債師。裂土瓜分，羣雄耽視，暗爭鬭，漠不知恩，是謂忘大德。民教失歡，原具排解，偏爲挑撥，遂致隔端，是謂修小怨。凡此皆滿政府之確罪狀，苟有月正，爲禍何極，我南人求治之忱，良爲此矣。

〔未完〕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四) 繫洋客



士等深知今日爲中外安危之所關，滿漢存亡之所繫，且用力陳治弊，曲慰同人。南省亂萌，藉茲稍緩，事宜借力，雖暫輕心。上國遠圖，或蒙取錄。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，與粵商同志之國，極力贊成，除去禍根，軍昭新治。由無偏益，利溥不同。惟是局勢端危，時刻可虞，早早賜覆，以定人心。不勝翹企待命之至。計開：

一，遷都於適中之地。如南京，漢口等處，撫而都之，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。

二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，以總其成。

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，以總其成。所謂中央政府，舉凡望所屬之人爲之首，統轄水陸各軍，宰理交際事務。惟其主權，仍在憲法權限之內。設立議會，由各省實十若干名，以充議員。以駐京公使爲暫時顧問局員。所謂自治政府者，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，以管一省之百。設立省議會，由各縣實十若干名，以爲議員。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，皆有全權自理，不受中央政府干涉。惟於軍中所入之款，按額撥解中央政府，以爲清洋備供軍餉及官中府中費用。省內之民兵及警察，但歸自治政府節制，以本省人爲本省官，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，至於會內之代議士，本由民選選定惟定之始，殊未大備。暫由自治政府擇之，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選選舉，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爲暫時顧問局員。(未完) 四〇、九、廿一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五)

緊洋客



利權。教士旅居，一應保護。

四、增添文武官俸。

內外各官，

俸祿從豐，自能廉潔持躬，不致受國。其有及年致仕者，給以年俸。親在官之久暫，定恩額之多少。若為國捐軀，則撫養其身後。

五、平其政刑。

大小憲署，仿歐

美之法，立陪審人員，許律師代理，務為平允，不以刑罰致死，不以拷打取供。

六、變科舉為專門之學。

如文學

，科學，律學等，俱分門教授，學成之後，因材器使，毋雜毋濫。

這一封具有歷史性的信，遞給香港督卜力之後，再由何啟向香港總督卜力傳達一切，使他更為明瞭。當時卜力對於這封信的內容及其意旨，極表同情，曾派員和與李鴻章接洽，對李鴻章說：「如果廣東能放下大決心，向北京清政府宣布自主，那末，香港總督就能設法釋放，並且聯合各國領事一致表示贊同。」

當時清政府覺到大局已經陷入危險境地，曾經屢次打電報給李鴻章，催促北上，共商大計。但是，李鴻章因為這次慶親王事件，負責當局，氣憤方強，一時還不能決定馬上應召前往。後來香港總督向他建議廣東自主種種計劃，也打動了他的念頭，祇因清政府還沒有完全陷進絕境，所以仍舊觀望不前，沒有正式表示。（未完）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六)

繫洋客



當時李鴻章的智識圈中，有一個是廣州紳耆劉學詢，別號問芻，和中山先生是舊相識，而且加入過農學會，民國前十七年乙未年廣州重陽之役，也曾參與其事。不過，劉學詢這個人，自視極高，甚至具有帝王思想，因此，中山先生沒有跟他合作，後來，他聽見香港總督跟李鴻章談商廣東獨立，便對李鴻章說：我跟孫是舊相識，如果你有跟他合作的意思，我可以設法找他到廣州來的，李鴻章答應他，劉學詢於是寫信，給中山先生說：李鴻章因義和團事件，正進行廣東獨立，請儘早到廣東來協助，請儘早到廣東來協助。

同進行。

中山先生最初接到陳少白的電報，對於這一事情，相當明瞭，後來接到劉學詢的信，又曉得香港總督對李鴻章的建議，已逐漸發生效力，於是同楊衢雲、宮崎寅藏、平山周，等一班人，在五月中旬，搭法國郵船狄斯號往香港，二十一日到達。這時候，李鴻章已派定智識圈裏的曾廣銓駕安瀾兵艦到香港迎接，並且邀請中山先生過艦上商談，但當時中山先生接到陳少白所得的情報，曉得李鴻章還沒有使廣東獨立的決心，而且，另一情報並說，李鴻章的智識圈已設置陷阱，捕捉中山先生和楊衢雲，不可冒險前往，因此中山先生沒有上廣州，只派宮崎寅藏，搭安瀾兵艦到廣州，代表中山先生向李鴻章接洽。他已坐原船前往越南西貢。四〇、九、廿四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七)

繫洋客



宮崎寅藏到了廣州，在劉學詢家裏住下，跟劉學詢談了一個整夜，劉學詢對宮崎寅藏表明李鴻章的意思，在聯軍不曾

因陷北京之前，他實在不便有所表示。後來又就將來局勢發展情形討論，決定了對清帝后回京或清帝后西遷的兩個辦法，由宮崎寅藏轉知中山先生。宮崎寅藏認爲距離實現的時機很遠，即行辭別返回香港。

宮崎寅藏返回香港之後，沒有別的事情好做，打算前往星加坡，拉攏康有爲，使他跟中山先生聯合起來組織救國。因爲在戊戌政變（民國前十四年）當時，宮崎

寅藏曾保護康有爲前往日本躲避，對康有爲是恩人。前往向他游說，一定有幾分把握。他於是把這個計劃跟陳少白商量，陳少白不同意這個，因爲康有爲另有他的一套根本不能合作，所以不贊成宮崎寅藏的計劃，認爲徒勞無功。

但是，宮崎寅藏另有見地，決心前往星加坡一遭，於是找到清藤幸一郎做伴侶，前往星加坡，這時候，保皇會的徐勤，已經得到情報，又曉得宮崎寅藏到過廣州，在劉學詢家裏渡過一夜，因此懷疑宮崎寅藏這番到星加坡去，是李鴻章的指使，設法暗殺康有爲，藉此向政府邀功的。因而馬上拍電報給康有爲，叫他嚴密防範，康有爲得到電報，也馬上報告星加坡政府當局。因了這個緣故，宮崎寅藏和清藤幸一郎一到星加坡碼頭，就給警察當局抓了。

（未完）

四〇、九、廿五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四〇九、廿六（八）

緊洋客



警察在二人的行李裏頭，搜出了日本刀和香港一元紙幣三萬強。警察當局訊問宮崎寅藏，這刀和錢要來做什麼用。宮崎寅藏答覆是：刀是日本刀，表示日本武士道本色；香港紙幣是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的錢，他只是代管。

那三萬元港幣確是中山先生交他保管的，因為中山先生到香港的時候，本來預備和鄉士良一班人和惠州去策動革命軍事的，所以曾叫陳少白等兌換了一元港幣三萬張，作為給軍餉之用，兌換之後，就交宮崎寅藏保管。後來宮崎寅藏前往廣

州，這三萬元也攪在身邊，後來回到香港，中山先生又去了西貢，因此又要帶到星加坡，想就近交回。中山先生使用，不料因此增加了警察方面的懷疑。

警察當局訊問一番之後，將於那柄日本刀，還能够予以諒解，但對於那三萬塊錢的用途，却有點不明白。因此，宮崎寅藏和清藤幸一郎同被關進牢裏，聽候發落。中山先生這時在西貢，接到這一消息後，馬上趕往星加坡，由紳士林文慶醫生介紹，謁見星加坡總督，說明宮崎寅藏到星加坡的任務，並且承認那三萬元港幣是自己的錢，是打算拿來發給革命軍士的。星加坡總督聽說，才叫人釋放宮崎寅藏和清藤幸一郎，並將日本刀和港幣發還。但是，星加坡政府在中山先生離境之後，即行頒布命令，五年之內，不許中山先生進入星加坡。（未完）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九)

黎洋客



這年六月二十日
中山先生又同宮崎寅藏一班人，搭日本商船佐渡丸到香港，陳少白等輪船告

中山先生：聯軍攻陷

北京之後，清政府已經派出招商局輪船安平號到廣州，接載李鴻章往北京，負責跟外國人談判和平，李鴻章既得滿清皇帝母子兩人出走之後，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，於是決心到北京去，負責談判進行，不再談到廣東獨立運動這一問題了。但是，香港總督的意思，想在香港截住李鴻章，來二次驅散，作最後的勸告，會見的時間就在這天的上午十一點鐘，假如李鴻章一口

答覆了香港總督，廣東就馬上可以宣告獨立，同時可以特許 中山先生登陸，以便轉程到廣州去。

當時：中山先生表示：李鴻章是一個八十高年的人，本來就沒有甚麼遠大思想，現在取道香港前往北京，決不會因為香港總督的二番勸告，就變更了原來的主意。

後來，李鴻章和香港總督會見了，果然給 中山先生料中，李鴻章對香港總督的意見，不予接受，兼程前往北京，當李鴻章先後接到香港總督和劉學詢的提議的時候，對所提種種理由，都認為很對，但他自己的見解，是以滿清帝后的生死來斷定，假使滿清帝后遇難，便可藉口宣佈廣東獨立，進行自衛；假使滿清帝后依然生存，便無須使廣東獨立，後來知到滿清帝后無恙，於是決心前往北京，主持和談。

(未完)

四〇、九、廿七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(十)

黎洋客



隨同李鴻章北上的，有他的智囊團人物劉學詢，曾廣銓等。陳少白曾到安平號輪上訪問劉學詢，探聽真相，劉學詢對陳少白說：李鴻章這次北上，意志甚為堅決，因而無涉勸陳他，阻止他。廣東獨立運動，到此完全絕望。

中山先生當時實在打算領導一班日本志士，進入惠州，親自指揮鄭士良等，發動革命軍事，只因香港政府得接星加坡政府通知宮崎寅藏一案發生經過，也派出水師，對中山先生等加以監視，不准登陸，中山先生不得不搭原船離開香港。

，直往日本，轉台灣，以便策應惠州革命軍事。

李鴻章到上海時，留下劉學詢，叫他處理南方各省事務，劉學詢於是寫信到廣東給中山先生，並寫下通信地址。這年，閏八月十五晚，鄭士等在惠州三洲田起義，二連打了幾次勝仗，一時革命軍聲威大振。這時中山先生已到了台灣，用了種種辦法去援助革命軍，一方面請台灣總督幫忙，一方面派平山周帶信到上海找劉學詢，叫他幫助一筆款子，並且邀他合作。消息寫着：

綢緞主人足下：前次會議，已決定行事之法，一為軍駕回京之辦法，二為軍駕西遷之辦法。今據明文。遷都已實。則惟有其餘之辦法耳。數月以前，已全部下分途起事，先佔外府，以分省城兵力，並令城內外正軍，一俟兵力稍單，則乘機襲城，以為基本。(未完)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四九廿九(十一)

繁洋客



嬰城之道亦分二

法，一爲部下日前布置之法，據報城內外各要地已種烈雷，一燃可陷官軍八九，但此法傷殘太甚，因知所種之物「大拿米」已有四萬餘磅，銀粉亦有百餘磅，若一燃之，則恐羊城雖大，片瓦無存也，此又焉能藉爲基本之地哉？故力誠勿行，且飭俟便起回，以免自傷，未審能照命而行否？其二爲弟親率大隊，從鄉間進到省城，在內部衆同時起應，此法較爲妥善，今日約部下待命矣。

今惠軍已起，日內則暨高北江等處必繼之，省城之兵，不能不外調，城中不能

不單薄，一擊必下，計屬萬全矣。弟已與鏡海當道密商，已蒙許借其道地爲進取之途矣。今擬日間乘郵下南洋各屬，另僱輪直至鏡海也。未行之前，欲先將內外局面佈置妥當，以爲萬全中之萬全也。

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來見足下，面託足下主持內局。先立一暫時政府，以理政務。政府之格式，先以五人足矣。主政一人，或稱總統，或稱帝王，弟決率足下當之，故稱謂由足下裁決。其餘內政二人，外政一人，財政二人，此三人由足下擇人當之。弟竊以楊君文優當財政，李君相留當外政（未知此人與公同氣否），盛宜君足當內政，兵政二人，弟自當之。先行政取土地，然後請公等來會也。外局則宜先設代理使職人於外國。此等弟人自能擇之。如何，容皆可各當一面也。（未完）

庚子廣東獨立運動與香港

第九廿 (十二)

繁洋客



今日事機已發，禍福之分，間不容髮，萬無可猶豫。且清廷和戰之術俱窮，四百兆之人，有坐待瓜分之勢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是以毅然命衆發之。今欲計出萬全，轉禍爲福，第一要緊，爲雄厚資財，速辦外局之事，欲保全蒼生，瓦全羊石，則欲速僱舟，直渡內地，以慰衆心，而一案忘，否則玉石俱焚，生靈塗炭，列強瓜剖，華夏陸沉，弟固懷不仁之名，足下亦恐難逃奇禍。故欲求足下及楊李同志等，即速代籌資百萬，交周君匯帶弟處，以便即行設法，挽回大局，而再遠中舉也。勿以斯言爲河漢，幸甚幸甚！

又主政一節，初欲托足下與李相等爲之，惟彼已拜全權和使之命，恐未必肯從吾請，且於理不便，故決推足下當之，已傳語反正軍中，俟到可揚布之日，則照揚布之矣。

江浙兩督，趣意如何，如不以此舉爲不是，可致意力守，遏外人侵入；如不以此舉爲然，則弟取與之後，即當親來吳楚與彼軍一見也。

內局佈置妥當之後，足下宜預備行裝回粵相會可也。餘事不盡，周君面述之。此致，即候籌安不一。弟長雄謹啓。明治三十三年九月，於台北。

中山先生給劉學詢遺封書，實含有種種作用，中山先生在民國前十七年乙未廣州革命軍起義之役，知劉學詢素抱帝王思想，因此先行允許給他主政。自己却留住兵權，目的無非想取得他的資助，以求達到革命的目的。(未完)



中山先生給劉學詢的信裏，舉出幾個姓名，不是位姓名，或者是一種別號；綽號，是劉學詢的別號，長雄，是一高野長雄。

「雄」，是中山先生使用的日文姓名；周山平，是日本志士平山周，楊文，是楊衡雲；李相，是李紀堂；盛宣，是盛宣懷；何容，是何啓與容。此外還有地名和物名：饒梅是指澳門，「大拿米」是英屬香港的音譯。

平山周當時到了上海，就按址走去拜見劉學詢，詳細的把中山先生談話擁護的種種陳述一番。但是，劉學詢當時見李鴻章決心北上，知道滿清的命運還不至馬上就宣告完結，而且，他爲了圖工心計，看出幾分中山先生是想駕用他。因此，對於平山周的到訪，祇是假意周旋一番，毫無誠意。因此，平山周這次到上海，換了一個空，一點成績也幹不出來。

平山周祇得把經過打電報去台北，告訴中山先生。

中山先生認爲或者還有希望，馬上從台北坐日本商船到上海，船泊黃浦江碼頭，叫平山周前去找劉學詢，請劉學詢到船上談談，因爲要避開種種麻煩。四〇、十、一。

中山先生不能上岸去找他，而要請他上船會見。但是，劉學詢恐怕見了面

中山先生會糾纏他，因而歸故推搪不肯上船。但是平山周認爲劉學詢如不上船，

中山先生此來便毫無意義，因此極力設法邀請他，終於成功。不過中山先生和他秘密談了幾點鐘，也毫無所得。廣東獨立運動到這裏就告結束。(完)